



## 此树此秋此小镇

□孔祥秋

傣家人用银器喝茶，绿得鲜亮的茶水在银器中翻滚，似乎要将尘世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，一起翻滚进虚无。

傣家人信奉的洁净无处不在，例如进屋前要脱下鞋子。西双版纳的风景更不用说，菩提树、凤凰花，都惊艳。澜沧江铺开，夕阳西下，美得让人忧伤。夹岸灯火铺在江面上，这个时刻会想到鱼类，它们是逆流而上，游向冰凉的雪山，还是顺着江流，游向辽阔的海洋？这些神秘的事物扰乱着此刻，江面斑斓的灯火不断变幻，每一寸光影的变幻都让人敬畏。

西双版纳的茶马古道会成为时间的标本。通往高原的马队在青石街上留下蹄印，寂静的小镇曾响起一串铃声，马的脖子上垂着铜铃，随着马蹄的迈进，铃声变得清脆。游走的马队像一支游鱼的队伍，他们将游向哪里？一个马队，有一个马队的故事，每踏过一片山林，每走进一个镇子，头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留下远方的消息。行走多年，每一年都会有新加入的成员，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人退出，原因多种多样，最多的是生老病死。新加入的成员，第一次远行的经历会记忆终生，会让他在无数个深夜的梦中重现当年。

夜里，头人坐在枯黄的灯下饮酒，特意马队准备的烈酒和腊肉是茶马古道的特色。每一杯酒下肚，都会把远方的故事流淌出来。店家习以为常，关于遥远山林里的虎豹，他们知道很多；关于遥远城市里发生的变革，店家一直认为是马队共同的梦境。马队从梦境里走来，然后踏着细雨，再次走进梦境。只有马背上驮着的货物，散发出真实的茶香。

饮酒时，头人与店家谈着互不相干的话题，大家非常熟悉，不会触碰对方的忌讳。他们也拉家常，彼此述说着对子女未来的担忧，店家不会让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，头人也不想让儿子重走自己的茶马古道。黑暗的街道上响起更夫的梆子声，小雨停了，只有灯笼上滴滴答答落着雨水。头人起身，掸了掸身上的长袍，戴上礼帽，上楼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店家每天清晨将门板拆下来，用清水洗了街面，生起炉火，为马队准备饮食，招呼客人起床洗漱。清晨的人们都显得沉默，夜里梦到故乡，梦到女人站在原野的花丛里，野蜂在她的身边嗡嗡唱歌，天上飘着洁白的云朵。

离着饭点还早，店家与头人一起喝茶，用陶器煮茶，水则用山水。店后面是一片山林，不知何处来的山水顺着屋脚流过，山水上漂着枯叶和落花。店家在石上凿出一条小槽，让水直接流进屋后的水缸里。这里的水煮着这里的茶，才对味。

过会儿，马队就会离开，有时要结算饭钱，有时则挂账，马队成为镇子的一部分，远方的马队无人可知来处，也无人可知去处。但是，

“走，去杨家桥看银杏树林。”朋友摇下车窗对我说。杨家桥，很亲切的田园小镇。可在我心里，银杏是有慧根的，应该深山里栽，古寺里藏，宜空宜静，怎能在乡间？我疑惑着，还是打开了车门。

早些年，在泗水的泉林，见过一棵老银杏树，围有七八抱，高有数丈。而不远处的陪尾山，为古泗水的源头，相传孔子曾在此伫立，吐纳了那句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哲思。感叹之后的孔子，就在左近种下了这棵银杏树。

泗水之水，银杏之树，虽说都会是岁月中的逝者，但这种不同的方式，似乎又是不同的思想经纬。临水向远而叹，这临树不该向上而思么？愈上愈高愈空，也许这是孔子当年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方向的感叹。

这里有寺，叫作安山寺，虽然几毁几修，却依然传诵着岁月的经歌。

安丘的城顶山公冶长书院，也有两棵古银杏树，树龄已达两千余年。公冶长为孔子弟子，有德有才，深为孔子赏识，后因通鸟语而入牢。此等莫须有的罪名，孔子不以为然，叹道：“可妻也。虽在縲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于是，将女儿许配给公冶长。公冶长不负恩师所望，一生治学，教书育人，德泽一方。那两棵银杏树，相传为孔子与公冶长夫妇一同栽下的。与这两棵银杏树相依的，是青云寺。这雌雄两树根相连、枝相牵，共沐日月风霜，岁岁年年。

陕西蓝田县一处小山村，传为唐代诗人王维生前修行的地方，那里也有一棵千年的银杏树。如今，王维的辋川别业没了，王维的墓没了，只有他手植的这棵银杏树还在。如此倒也符合了王维一生对佛学的参悟，归，就是无，就是人自然。王维，这样一棵才学向云天的大树，将自己活成了一炷高香。

他，是那诗中之佛。

这里，曾有王维舍故宅而成的清源寺。如此一棵银杏树，与寺庙相邻，如

他们把一辈子交给了古道，古道记得他们，他们就不会凭空消失。马队走进黑色的大山，渐渐隐入白日梦中。店家将招待另一支马队，和他们谈起同样的话题，述说另一场雨的来历。

头人与店家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此次，头人会讲到历史，讲到长安。在古长安，高大的宫殿内住着数不清的猫。茶马古道的店家听到陌生而遥远的故事，知道头人开始了一场无关自己的梦境。

头人微闭着眼，像所有的哲人一样，知晓了所有人的秘密。如此看来，这些秘密本身，并没有那么让人着迷。雨滴落殿前，滴在士兵灰色的盔甲之上，他的怀里揣着千里之外一个女子的发丝。夜里他梦回故乡，桃花正在开放，一些花瓣落在少女乌亮的头发上。然后，春雨无声飘落，田野里的青绿带着味道闯入士兵的梦里。床前他的佩刀发出雪花落地的脆响，再柔软的东西也会被轻易摔碎。

头人口中的这名士兵将被派往西域，穿过河套地区，走入大漠，他将整日与马和骆驼为伴。那里，清晨很少下雨。夜里人们生起篝火，靠在千年的树下，星空触手可及，仿佛大雨纷纷落下。他们日夜前行，终于在怛罗斯遭遇一场必将失败的战争。一千二百多年前怛罗斯河湟湟流，士兵们用冰凉的河水清洗修长的唐刀，远山的积雪映照着晨光，苍鹰悬在高空。大食人藏在密林里，带着哨音的箭镞忽然如雨点般射来，林间的飞鸟受了惊吓，一齐冲向天空，河水瞬间被大唐士兵的鲜血染红……

雨，一直在下。当年，怀里揣着少女发丝的士兵并没有阵亡，他们只是遇到了一场遭遇战，没想到这场战争竟打了几十天，古老的怛罗斯河见证了一切荒诞。唐，大败。怀揣着发丝的士兵侥幸突围，然后，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回到故土，他怀里的那缕青丝也几乎成为白发，当年桃花树下的姑娘已不知所踪，桃树亦老，枯枝上落满昏鸦，小桥已毁，古道上飘着雨花。

夜里，年迈的士兵枕着唐诗睡去，咏叹调里，士兵变成一匹唐朝的黑马，它冲进大雨，在高大的宫殿上似豹子一样奔跑，黑色瓦片纷纷脱落，摔到地上，发出骇人的响声。马儿迎着闪电，似诗人一样仰天长啸，最终成为一首无字诗。

一位高僧，尤其在这样的秋天里，更是身披金色的袈裟，说着日月，说着千古。这般的古意有禅意的树，与村庄是不相宜的。离杨家桥越来越远，我越发这么觉得。

路，一个折转，车辆和行人忽然多了起来，而且都是朝一个方向。我有些惊讶，更惊讶的是，一抹金黄横在眼前。这，就是杨家桥了。那一棵棵，一丛丛银杏树，将那原野、将那村庄，装扮得分外妖娆。

没有庙宇，没有古老的传说，淡淡的炊烟飘过树梢，耕牛的长眸飘向旷野，间或几声鸡鸣和狗叫在街巷响起，也偶然有一只野兔从霜草里惊起。这一切竟然无一处不妥帖，无一处不自然，无一处不是触手可及的温暖，甚至每一片落叶都恰到好处地富有点睛之美，丝毫没有我心中想象的违和感。

如此看来，是对农耕文化的惯性思维，让我对杨家桥有了极大偏差的预想。

的确，颗粒归仓的田园原本应是寂寞的，就像乡亲们劳累后的酣睡。此时的杨家桥却不，偏向寒风弄璋，绕家绕田的银杏树，暖阳满枝丫，金色正晴好。让我陡然感叹，谁说乡村人只会弄五谷、饲六畜？富足，就有诗情；繁荣，就生画意。

我轻轻地踱步，静静地驻足，慢慢地思索，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简单的田园小游。

在这银杏小镇寻秋，倚一树可壮志，捡一叶可寄情。在这里，在此间颜色，无风，可以静静地染心；风来，可掬在手，暖暖的，舒展呼吸。你不来，只会叹秋；你不来，只会悲凉，若在这银杏林里走一走，从此再不会恨西风。

这杨家桥的银杏树林是可以让人生无限感慨的，但我觉得还是面积稍小了一些。游性不尽，心有遗憾地徘徊在那条小巷子口的时候，一位大叔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，说道：“那边还有一片更大的林子。”然后，用手指向了东南方向，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渴不？家里有茶水。”

背靠玉米垛，坐在马扎上，为我和游人指点迷津的大叔，让我心中生出一股暖流。

天下大爱，莫如田园；天下大善，莫如五谷。



## 茶马古道

□六河

## 暮秋午后

□韩玉荣

霜降过去几天了  
依然如故地热  
敲击键盘的声音有些困了  
起身  
泡一杯茶  
那些来自大山的精灵  
在开水里  
轻歌曼舞  
一如江南的烟雨蒙蒙

新来的菊花  
不知为啥掉了一枝  
俯身捡起  
插进案上的杯子  
霎时间  
被玻璃过滤的阳光  
也生动了许多

一只蚂蚱  
落到窗纱上  
它有些寂寞  
想和菊花  
做个伴  
聚一小段时光  
带着淡淡的菊香